

昭明文選

十一



文選卷四十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卽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

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

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

顧望避敵逗撓

奴教切

有刑

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

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

史記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不坐乎王許

魏王著令抵罪已輕

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

是知敗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

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于外面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

將不可以誦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死罪家戮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等獯

獫侵軼躐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蓋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

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薄伐獯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

之費吳歷曰諸葛恪許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袖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亦

曰塗中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鄂州為司州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故司州刺史蔡

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于圍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叱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澗一夜城類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掘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

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

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驛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守伯宗為戍已校尉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

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

虜以為神明引去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則單于之首

久懸北闕漢書宣帝詔曰傅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啟土而已哉漢武帝遣

因杆將軍公孫放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實由鄂州刺史臣景宗受命

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啟土

實由鄂州刺史臣景宗受命

致討不時言邁

毛詩曰旋車言邁

故使蝟

謂

結蟻聚水草有依

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

吳志曰錢塘大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偷狃種黨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

曰今逐客以資敵

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

杜預左傳注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

雖然猶應固守三

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

劉瓛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鄧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鄧發

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關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

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衄衄折挫也

疆場侵駭職是之由

齊人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出

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

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候度即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

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

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邁茲多幸

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肸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指縱非擬獲獸何勤

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

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曰知獵狗乎曰知之曰犬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知蕭何發

縱指示功人也

賞茂通侯榮高列將

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得

羣臣莫敢言

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于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

係別序列也方
言曰列班也
負擔裁弛鐘鼎遠列
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弛子負擔君之事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

鼎而食廣雅
曰列陳也
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自頂

至踵功歸造化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 潤草塗原豈獲自

已
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婦

也鄭玄曰汝婦
然有面目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

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監所
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魏書曰太祖自任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

合者克捷遠
故能出必以律鎔銖無爽
周易曰匪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鎔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伏惟聖

武英挺畧不世出
漢書通說韓信曰功無一於天下畧不世出 料敵制變萬里無差
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

謀廟
奉而行之實之廟算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得算多也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
晉起居注宋公表曰

臣實庸固毛詩曰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逆西都 聖朝乃顧將

一車書
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愍彼司戍致辱非所
晉起居注曰大司馬喪曰園陵辱於非所 早朝永歎載

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那侯之

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胡卦切諸應及咎者別

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藩按陳與郊云主臣之見文史者二陸平謝曰主臣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釋

主臣者三張晏曰若今人曰憚恐文穎曰猶言死罪嘗灼曰主擊也臣服也擊服惶恐之辭

今李暹史漢不引而引晉書至截主為句調主為首不知即主何義乎愚謂下彈劉整稿謹

案至即主云云係李補入則知昭明原本已刪至主字截住臣字連下讀矣以此例推自應

截主為句孫月峯謂當時疑有此體其說良允

奏彈劉整二首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

無常子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致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 是

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 左氏傳城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于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

立千載美談斯為稱首

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

臣昉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

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亭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耶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

自使伯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

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搥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

亡父典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夫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人衆整便用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富伯先是衆弟未分財之先整

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聚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富伯仍使上廩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京整復云寅未分財贖富伯又應屬衆整意食

得富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富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週更奪取婢綠草貸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常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

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迫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兒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家居住十二日整就兒妻范求米六斗哺

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

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欄只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

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師遂往津陽門糶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

奴隱辭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嚴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台史潘僧尚議整

若佩略說子逸分前婢貨買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
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合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閻關茸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閻閻歷諸侯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賈誼弔屈原文曰關茸尊顯譏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

統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惡積孽稔親舊側目**杜預左傳注曰稔熟也漢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邸

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洩裳包戚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者子有病雖

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子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

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僞

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詠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

整之撫姪食有故人

來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

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

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編焉
私歎曰寧逢惡實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庚而稽昌古切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

高祖從王媼武負賈酒兩家常折券棄債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爲庾毛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爲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

共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

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

且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

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助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而慮滯按謹按至所稱整卽主等語李善補入彌

聯及不免淆混今分注彈下以存本書之舊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爲中丞

更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

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名有偶齊大

東大明五
族婦婚者皆
更當時與王商
戶為婚蓋有明禁
後所謂之流伍

非古偶也漢書曰陶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不肯當班固不疑逃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 若乃交二族之和

鼎其谷之義升降處隆誠非一揆 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
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

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列 左氏
傳曰

大熈滯滯也至于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秦嬴既而揮之怒
自宋氏失御禮教

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范曄後漢書霍諸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衰于
正書曰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

姻婭淪雜罔計斯庶 毛詩曰瑣瑣姻婭則無應仕毛萇曰兩婿
之子孫日失其序

販鬻祖會以為賈道 鄭玄周禮注曰
明日腆顏曾無愧畏 丁德禮厲志賦
曰苟神祇之我

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 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
祀幽通賦曰遠世業之可懷樂

御之家前徽未遠 左氏傳叔向曰樂御晉原降在
既壯而室病貲莫非阜

結禍以行箕箒咸失其所 詩曰親
結其禍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
左氏傳曰有星孛

息自宸歷御寓弘華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 于大辰由須日尋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於紀陛下所以負屨興言思清儆俗者也

天子負斧展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臣實情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雖

埋輪之志無屈權右受命之部綱獨理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而狐鼠微物亦盡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

甫崑上言四姓權石咸各斂手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

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割源雖人品庸陋

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禮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郡人為有僕射周

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閣亦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

謝錄曰謝石以有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而托姻

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

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

舊族寵奮亂胄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祐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家計溫

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

足見託為息鸞覓婚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溫而食厚祿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

漢書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主簿

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合舉稍歷侍中吳郡太守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

以為聘禮

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

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亂嗣

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

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于寶晉紀曰苗顯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

為虛託不言自顯

王滿連姻實駭物聽

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尚書大傳曰女王施政而物皆聽潘楊

之睦有異於此

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

化充牀第

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鶴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

預曰第

鄙情贅行造次以之

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適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王弼曰更

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

言其遠應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臣謹案

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

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

同人者貌異人者

心以彼行嫌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儀之量量抱布買絲匪來買絲來即我謀且非我族類

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讒曰格

言成法家語頌曰曰。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人謂趙文子知人所舉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鄰玄曰管管鏹者也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

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高門降衡雖自已作。陸雲答兄詩曰

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阜區輿又曰僕臣寮。蓬荻祖辱親於事為甚。說文曰悞輕易也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

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逵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源所居官禁銅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

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答臨淄侯牋

參看來書方見答
賡筆筆與之針對
有次第有變化安
獨有法

楊德祖

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受幸乘意按修數與修書修各戕後曹公

以修前後漏泄言教
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修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

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

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

過此

說文曰誦誦也

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

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寤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流南高密故云青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汝穎

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

尚書曰樹之風聲

自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

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修善權書曰足下高視於土京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

有聖善之教

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畱

思文章今乃令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觀者駭視

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

此乎。老子曰天法道法自然鍾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

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畱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

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鵲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鵲鳥賦亦命修

為之而修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修亦作之終日不放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養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

獻之於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春秋之

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聖

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

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修家子雲

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稱壯夫不為揚子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

為少夫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訾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古父美

仲山父之德未詳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

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

禪書曰：飛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背克路之役，秦來圖取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

公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枘舛害哉？

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矇奏功。敢珍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慙，恃

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漁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季緒瓌瓌，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

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

喉轉與筋同音，欽牋選與余而感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

吹，廣求異技，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轉引

聲，與筋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

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

細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筍，曲美常均。樂計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

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曰：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祖。譚新論曰

漢之三主內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

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

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

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

思。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陽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衽也。

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

概自左驥史，姍姍名倡。魏志曰：文帝合杜藝與左驥等十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

奴紺切。說文曰：爐，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間也。李陵與

曰：陵自有謙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推愛無私。是以因賤先

自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懼冀事速訖旋侍光塵萬目階庭與聽

斯調左氏傳曰得臣與爲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賤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爲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

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道襄子遊於國中至于繁馬却不肯進青萍爲參乘青萍進視之豫讓知寢伴爲

死人也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爲大事而我言之夫相與之道子賦

吾君而我不言夫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文論曰青萍

砥礪于鋒鐔庖丁剖犧于用刀越絕書曰楚合歐冶子于將爲鐵

劍二枚吳越春秋曰于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

說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兩船人拔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何

而爾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于將莫邪拂鐘不鏗試物不知然以之縷屨言不如兩錢之

錐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

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冕等辭屈而去故所以高于將莫邪者貴於立斷也此

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音義既遠清

辭妙句火秋絕煥炳說文曰秋火也壁口猶飛免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

敢追况於驚馬可得齊足

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鬻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
數自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噴騶

便塞而

齊定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

宋玉

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
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載權載笑欲

罷不能

詩曰既見復
關載笑載言

謹韞積玩耽以為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

魏略曰魏郡大疫故
太子與質書饋報之

吳季重

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
朝歌長官主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

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

絃之懽

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安曰騎出
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史記曰武安君
起為壽加淳曰

上酒為
稱壽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

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

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西京賦序曰雍容掄揚
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若

噴入自己即後所

云展其用也

賓主錯綜

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

漢書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

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僂畜之其唯嚴

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憤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

漢書曰唯嚴助與吾邱壽王兄任用後淮南王朝昭遠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

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帝書曰偉長者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

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鵠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

惟所天左氏傳臧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靈守曰君者臣之大也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答

漢安平衛諫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項代曰場即講藝之處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曰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摘藻下

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騰羽之有五色彩故以喻為容眉戲曰摘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雖年齊蕭王

才實百之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此眾議所

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至今質已四十二矣白

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

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救正也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

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哉徒結切左氏傳

宰孔謂齊侯曰伯舅也老往預曰七十曰老也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尚書

樓諱以來命備悉故畧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賤一首

吳季重魏略曰賈遷元城谷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賤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久禮記注曰延進也曜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且擢

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

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上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又曰秦昭王爲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

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沉謂醉冥也

弊也與諸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

備何與情妙在中
間一段東坡超然
其記從此化出

察土宜

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

西帶恒山連岡平代

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

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還過趙趙相貫高等取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

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重以泚水漸漬疆宇

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邱西出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肅

喟然歎

息思淮陰之奇諳亮成安之失策

漢書曰成安君陳餘昔漢之楚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諳謂拔趙

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

廉藺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東接鉅

鹿存李齊之流

漢書文帝問馬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

部人士女

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許

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

三萬人絕其糧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

而質剛弱無以莅之

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若

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

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

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

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上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

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

爾雅曰科條也

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

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

賦事行刑資於故實

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

孔安國尚書傳曰懷懼危懼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

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

曰嚴助爲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高會稽太守君厥承明之慮出爲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聞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

侍中後爲東郡都尉復張敞漢書曰張敞人爲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敞爲膠東

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于繩墨曾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爲南陽太守咸數貽遺陳湯與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爲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

豈虛談夸論詎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

一揆先後不質爾雅曰質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

死罪死罪

爲鄭冲勸晉王賤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瑯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

神爲晉公太原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師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爲其辭魏

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

陽公亦處此耶抑以避禍也許以租文諷以支許巧于立言矣

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

季康有自來矣

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由證切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說苑歸子

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史記曰伊尹欲于湯乃爲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尚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周公藉已成之勢

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蓬萊夫東毛萇曰龜山蒙山

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邱

尚書中候曰王卽涇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于崖史記曰西伯以呂

尚爲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子齊營邱魏書希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磻石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自

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

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踰踏也

然賢哲之士

猶以爲美談

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

王隱晉書袁詵曰天子策命上

爲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爲相國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

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

左氏傳曰晉悼公卽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

服羌從東馳迴首內向

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師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肅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爾雅曰震懼

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東馳封禪文曰昆蟲闕澤同首而內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

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蟠

魏志曰謾閉城自守遣小子亂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惑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 **宇內康寧奇慝不作** 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欒

蔡引思不作盜賊伏匿 **足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 **故聖上覽**

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明公宜**

承聖已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 **元功盛勳光**

光如彼國上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訾靡違山斯征伐則可

朝服濟江掃除吳會 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華隱五月初服以濟河而無林楊焉文事勝矣 **西塞江源望祀岷**

山 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赤牛犢塞謂祁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合祠官祠黃山於山蜀之岷山也 **迴戈弭節以麾天**

下 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虜東馳今以靡為引誤也 **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國語蔡公謀久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今**

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誦文伯

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

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人吾誰與之爲鄰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一首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爲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朓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

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駕蹇之乘希沃

若而中疲王逸楚辭注曰蹇跋也法言曰希蹇之馬亦蹇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何則泉壤搖落對

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泉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戀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岐路西東或以

歎吧烏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子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嗚咽流涕歎與鳴同况廼服義徒擁歸

志莫從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卿立儀禮注曰擁抱也邈若隊雲雨翩似秋蒂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漉如葉落樹邈

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郊

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褒采一介抽揚小善

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蒂

眺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屬天地

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 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 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圃之樂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 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

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契闊戎旃從容讌語 毛詩曰

闕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讌處從容觀詩書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 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後車毛詩曰載脂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 曹植樂歌行曰沐髮晞陽未測涯淡

楚辭曰朝暉髮于陽谷 撫臆論報早誓肌骨 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不寤滄

兮夕晡余身乎九陽 漢未運波臣自蕩 莊子曰鯢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于南溟司馬彪曰運轉

臣也君豈有升斗 渤澥方春旅酬先謝 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酬皆自 清切藩

之水而活我哉 房寂寥舊華 潘房王府舊華眺舍也劉楨贈徐 輕舟反溯弔影獨雷 言舟反而

神賦曰浮輕 白雲在大龍門不見 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舟而上溯 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

旬月見所嘗見于國中而喜及昇年也見似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 冀王

而已候于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餘艤舟名也朱邨方開效逢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子于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

邨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于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外傳

白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舊也賈子曰楚昭王亡其跣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山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韓子曰文公至河合席

募捐之咎犯哭曰席尊所臥也而君棄之臣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列女傳梁

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洪謂朱暉曰願以妻子托朱生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路貽又曰涕橫集而

行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劉潘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助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助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合辰肅膺典冊劉歆甘泉賦曰擇吉

日之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

守禮禮以庇身死助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咳若咳唾為恩切

眇眇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邱幸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眇眇以適意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

狼驪曰盡死驅
曰吾未獲死所
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若結
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

幸斯言不渝
梁史曰始高祖遇昉于竟陵玉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

音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蘇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萸曰渝變也雖

情謬先覺而迹渝驕餽
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在齊邦是渝驕餽也漢書和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網不觀騎君之餽

湯沐具而菲弔大厦構而相賀
淮南子曰湯沐具而饑或相弔大厦成而鶯雀相賀異樂別也明公道冠二

儀勳超遂古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
上林賦曰探叔

神功無紀作物何稱
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
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

足惟此魚目唐突瑱璠
魚目似珠瑱璠皆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瑱璠

頽已循涯寔知塵忒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東觀漢記太史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
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

不勝荷戴屏營之情謹詣廳奉白戾謝聞昉死
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賤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

里人也劉瓛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于是左長史王

近以朝命藹策冒奏丹誠

方言曰藹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藹與同

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君子以箴申顯顯深所未達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摺摺

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入臣妾於諸侯有能

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

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

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

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

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假爲天子十年均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

禮曰王行洗乘石鄉河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

折繼軌先德在民

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綬八世德名繼軌左氏

任彥昇與梁典云是任助之辭按梁書即連傳以此賤爲遲

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賤並任助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昧歎深微管。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章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

依。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典家

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于越城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

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

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雖累繭救宋重氐存楚。說文曰繭黑敝也古典切職國策曰

相曰戎有大筵于西間之直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之子

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氐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氐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

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矣鐘功疑不賞

大破之以存楚國氐竹尼切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推毀之慨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

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制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皇天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

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闕際尚書令諫於中書省飲鳩

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寤諫曰庚子之旦金版剝香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明公據

宋均曰謂殺開龍之後庚子具庭中也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鞍轍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于荆

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

應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愷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語遇害上

獨於不節而向乎國稅席有涕泣處晉中興書劉琨謂部
續曰莫若充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中正以厲軍民之志故能使海若登祇馨圖效

孤竹來馬景從漢書鄭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來馬懸車上辟耳之山西都賦曰天官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

亂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于行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曰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崖嘉聞而止之曰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聖人作人民之父母今為需定故不救人可乎

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讀書道風素訓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

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業地何為乃爾不習孫吳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問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雅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

之民比屋可對架紂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迥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

書王暢誄劉表曰遠伯庶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控款悉心重

竭論語注曰惶惶誠懇也廣雅曰款誠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誦蔣公一首

阮嗣宗

魏樂緒嘗言曰太尉將濟聞籍有才傳而辟之籍謂郡亭奏記初籍

籍乃就史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三之德據上白之位

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

上星謂諸侯三公漢

書曰義曰泰階三曰

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易通卦驗曰萬人

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

子夏處西河

之上而文侯擁篲

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子漆酒之闕退而

篲為恭也如

今卒持箒也 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

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

迎而擁篲卿立周禮注曰陪乘乘也 夫布衣窮居草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

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

從而化之此

得之于學也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何以當之方將耕

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

載其世主者甚衆也

負薪疲病。足力不强。列子曰非是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

恩以光清舉。

籍外非死罪

以為屬

之十有又

恩以表

...

文選卷四十一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阮元瑜爲曹公作與孫權書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曹書一首

答蘇武書 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漢斷乎無是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力

宣令德策名清時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榮問休暢幸

甚幸甚

小爾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

開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帥自從初降一段
俱似了弊從未遂
其降北後市者其
為假託何疑

樹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

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
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車

鞞古音切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鞞衣也漢書並君
鞞鞞傳鞞注曰鞞形如身鞞

以緝左右手於事便也音威攢眼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立冰邊上慘裂

也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酪為漿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

耳遠聽胡笳互動收馬悲鳴杜擘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域所作
也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戛吟嘯成

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誼國語注
曰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

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主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為鯨鯢為突獍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

背恩不報為負恩也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受榮我爵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

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

謂其父當戶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

也即願之子

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明，列士切頸

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

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音支令入悲增切。但耳。爾雅曰：切，易也。方言曰：但，痛也。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

陵步卒五千，武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

而裹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曰：蕭何曰：漢其難

以五于之衆，封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

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旗之士，臣瓚

滅跡掃塵，斬其泉師。張晏注曰：號，勇也。若六博之槩。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玉成子矣。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

其美臣贈接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醜，天此美名也。

覺曰臣不自不是以當大任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說文作戰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

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王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

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劍切痛決命爭首

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輒輦兩劍者將車一劍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

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

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志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

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曰太子歎飲飲淚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

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旅營敢為軍旅候被投尉營之五十人匈奴奴子將匈奴與陵戰于塞外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

因大進新兵陵戰于山溪故陵不免且言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

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曰將

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兩何休公羊注曰營也况當陵者豈易為力

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

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

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知前書之言報恩於國士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昔云陵前爲

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自其受醜虜翻然而用也。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具不死三敗之辱。切

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禹曰。法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戰三此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墜。廢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

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於是族陳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前並心

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

蕭樊囚繫。韓彭殖臨。史記曰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葉無爲。馱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

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廷噲。呂氏卽曰。上一口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毒誅戚

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滅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請長安又

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滅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請長安又

曰陳豨反情信在長安欲應之事實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鐵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
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其士也今
徙蜀自遺患不如殺之今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繫布鼂錯受戮周魏見書鼂錯已
傳辭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被韓信說文曰菹肉醬也見西征
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咸會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詩
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齊與魯前將吳楚反
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魏其侯及兵勢與縮大相其餘佐命立功之王賈誼亞夫
為引重後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罪棄市

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

向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鑿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甚急
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喉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達未出其中有

命世者二子謂范繇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無恥報功也陵先將軍

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

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霍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也

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帥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迺遼東廣曰臣結
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憂怒引兵出東道焉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

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學責廣廣頓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前行迺遂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刺音義鄭
德曰以刀割頸曰到姑罪切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于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巨依幾切死塞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

者何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縱王長水虞常反何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
入夜亡告之縱王等死虞常生得何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

武受辭武謂惠等屬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
刺衛律驚曰持武武氣絕平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

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謂匈奴凡
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髮髮盡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陸謂武曰陵來時太夫

已更嫁 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

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白書曰

方青南方赤西方曰北方黑上員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
方土豈以白茅以為社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

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拜為典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

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

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死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

蔡邕獨斷云漢興
惟王子封為王者
得受茅土其他功
臣以戶數租入為
節不受茅土不立
社此言當享茅土
之薦故是後人語
也况漢法非軍功
不候始自公孫夷
之恩澤博望裂土
事由將軍茅土千
乘云云殊乖事實

燕王上書亦以揚
敵無勞為使眾都
尉相提言之可知
武雖守節無緣得
侯自唐以來承用
多誤若夫定陵之
侯乃出亂政不容
相難也

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

於死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而王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

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刃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

文墨願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

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

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亂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

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遂及君之無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陽人為衛將軍
後為益州刺史

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在安邊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禮記曰備有推賢而進意

氣慙勤懇懇懇懇懇懇忠款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

此也蘇林曰而猶知也禮記曰不從流俗僕雖疲篤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

而誰與語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已侯欲為善當為誰為之子

復欲誰復欲誰聽之子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

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若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質已虧缺矣

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出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

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而與我書宜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

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相見用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韻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得

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今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

注曰書欲使其忽以度已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則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胸則長逝者魂魄私

恨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

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取辱者勇

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之最急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悲莫痛於傷

心所可憎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行莫醜於辱先醜穢也先諾莫大於宮刑謂刑也

音垢應劭曰誦恥也說文誦或作詢火近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誦相誦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誦等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者簡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

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商鞅因景監見趙

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刑之鄰人也緣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變人景監以為至非所以為

漢下書論賢進士
卷已盡

名也又禮高謂李斯曰釋此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同子容乘袁絲變色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乘袁絲

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蒙英今漢自古而取之夫以中才之

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史記顧紹曰臣刀鋸之餘不敢心僕賴先人緒

業廣雅曰紫木也司馬彪進字汪口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

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

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

之功下之不能積自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

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

蔡澤曰吳起言不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臣謂曰太史

大夫也外廷即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吏在闕

茸之中謂存假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話以為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

以下辨用流俗之
言為非得已而兼
以存其憤懣。言
不合禮法也注非

以下言已平日非
不慎於接物

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

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
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

上無鄉曲之譽
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
伎薄才也出入周衛之

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
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
得戴盆。事不可兼。施官已方一心

營職不暇
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亾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
曰某

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
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講諸多
土媚于天子而事

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

路。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
同顏師古曰趨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懼然僕觀其

為人自守。竒士事親孝。與上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
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
舊所蓄積

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
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

家之難。斯以竒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

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二虎口。橫挑

疆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呵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眾挑與單于連戰十

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殺過半當言毳裘之君

長咸震怖。遺表匈奴所服也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

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

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類善曰類古洙字言流血在面如盟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

奮空卷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曰起難坑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卷猶可畏也况

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卷非

手拳也李奇曰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于沒

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

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

科其昇賤見主上慘愴都劉切悼誠欲効其欸欸之愚欸欸忠實之貌以為

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老經接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必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之死力

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

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功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收功亦足以暴蒲伏切於

天下矣謂摧收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

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魚解切毗柴懈切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羣臣睚眦之辭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漢書

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因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拳拳之忠終不

能自列鄭立禮記注曰拳拳捧持之貌說文曰列分解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言眾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

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

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

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而僕又佞之贊

漢書李陵傳第五十五
卷之六十五
李陵傳第五十五
李陵傳第五十五
李陵傳第五十五

次下者已亦非隨俗流轉不自樹立願自有足以爭榮百世者欲少卿知其心之所存勿責違以不師用其言也。次字衍言不與死節者比耳

室。如淳曰併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其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蓋室故言下蓋室衛宏漢義以為置獄當今承諸法云指蓋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

其推也人勇切推置蓋室之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

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優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以異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

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

之所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也其次不辱辭

令辭謂言辭其次詘體受辱詘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

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箠以杖擊也箠與捶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

辱謂髡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辱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刑也傳

辱謂髡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辱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刑也傳

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

暴亂深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

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爲壘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故士

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臣贊曰

更刻暴雖木爲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頌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

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良地視徒

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文

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

羑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二世立以刑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

要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剗斬左右趾等

殺之梟其首俎其骨肉於市其誣誘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

爲誣者以斷舌故言具謂五刑也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

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僞遊雲夢信謂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

人言殺免死哀痾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

彭越張敖南向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張敖疾土使使

子敖嗣立向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墜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

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妻之置厠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請反者趙午十餘

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反監車請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爲之王不知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

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罪之宰若今之鍾下也**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桎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曰械曰梏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梏音告拳音拱極之栗切

季布爲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也

臣敢進計布許之題髡鉗布衣溺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管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

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爲太僕時坐與南尉黃直飲醉重不得徒爲灌相及黃妻失

勢兩人相爲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儲有服夫曰將軍猶肯卒臨夫安敢以爲辭請諸魏其侯張其將軍且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灑掃張具自坐

候同至日中蚡不來夫不釋夫乃自往迎之蚡尚醉獨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爲鰥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爲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

乃罵言曰將軍貴人也卑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要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滿迺效兒女曹咕囁耳語蚡謂夫曰今果

辱程將軍仲濤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背何知程李乎乃起紛遂怒曰此吾驕
夫非也藉福起為謝按大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紛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
詔勸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

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

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

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始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

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

念父母顧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

妻子何如哉言已顧妻子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怯夫慕義

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

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縲墨索也且夫臧獲婢妾晉

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妾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刑揚海
俗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鄰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屬

奴婢之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

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曰倜儻草異也蓋文王

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

伯於羣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測於帝紂乃囚西

有羣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羣音西音韻篇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

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曰吾道不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

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薺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

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聽作

離騷漢書曰國語左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明著失明未詳孫子膺脚兵法修列史記曰孫

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膺乃陰使人召膺膺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

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帥之其後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膺膺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帥居輔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傳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

春秋布武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齊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壯太后通不草
恐禍及已秋求嫪毐爲舍人許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
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爲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素秦
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

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
斯姚賈襲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非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置
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
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幽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各也 詩三百篇

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

于爲切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

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

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

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

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

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己同志者也則僕償前辱之

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

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

笑以汚鳥目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

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怱出則不知其所

往莊子曰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長駘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怱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戶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

嘗不發背晞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

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蓋子曰吾聞之於故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

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方割謬乎今雖欲自

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辨曼辭高生之飾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足

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少卿所謂用流俗之言

楊子幼

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馮長乘相

失坐事免為庶人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

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出當杜

門惲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底致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衿衛遭遇時

變以獲爵位

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

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爾雅曰督正也

慙慙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

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猥猶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

會不之指自文飾已之過

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子曰直各言爾志

故敢略陳

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二千石皆得乘朱輪

位在列

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

應劭曰晉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

與聞政事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

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殮之責久矣

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殮兮

懷祿貪勢不能自

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

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

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王書遂幽北關公車門所在也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司馬欣明

章耶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寒賁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

地于伏惟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

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

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國語曰戮力一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

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

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臣之得罪

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臘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

庶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

書曰擊瓿折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其詩曰山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

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

於下。儻而遇民。儻也。種一頃。豆。落而。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爲其。雖志忠。勿節徒勞。而無獲也。

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

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什二而稅。此買豎之事。汚辱之。

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下流爲衆惡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

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

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言今我親行買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也。夫西。

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壘璫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

者。皆皆。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

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檢旄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

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性之本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

勉旃無多談

露茲楊惟書詞憤怨自足買禍至君父送終教語尤為悻悻得罪處初不在南山一詩也張晏臣贊兩解語自眩昧後代文人詩賦未必非此輩拘牽之說導之也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都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

騎都尉詔命朱王果為權所害于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獲安傳殺詩曰徂年如流影茲假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

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

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孫氏已見上文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

單子獨立

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

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公羊傳曰那亾孰亾之益狄滅也易為不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

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

唐海選釋於許耶家

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者絕交論以矯之

公誠能馳

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

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

之人所共稱歎

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

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

乃當以招絕足也

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資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

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惟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昔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惟

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蹊

胡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

韓詩外傳曰益百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

而至者好之也上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

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

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桓孤之國亂而襄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

居蟹臨渴而

王不撻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王大夫北首燕

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此書在建武中與之初而列建安七子之伍誤矣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至薄邊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自才能頗傲勳

正風連收十心辟召州中丞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禁諸郡各殺贖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將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賂殺害友人多聚兵殺意計難量寵既積怨寵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時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

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及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

邑也諸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今西鄙北鄙或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結甲兵其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鄆伯通以各字典郡有佐命之功

名子謂與聲遠聞也漢書曰陳遵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

欲權時救急 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 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謔何不詣

關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恩亦厚

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

將軍為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盾子斂于首山見靈輒

國柱石俄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

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節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以趙盾

驥諫伏甲將殺之靈輒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以二人荷戈而從

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哺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

君有爭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探羹而亡國以三塗而獲二死士媵母未

前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殺者古人

一殺范滎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勸以寵鄉閭

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

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起拜何以為容坐卧念之

何以為心引鏡窺形何以施眉曰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

令之嘉名造臬賜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

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

俠遊范滎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山谷太守耿况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

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其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

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其語猶曰挹損也

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

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

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曰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

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白頭豕未詳

今乃愚妄自

比六國

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

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

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

陽而結怨天子

區區言小也

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

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

漢記曰浮雲奏龍上徵之龍既自疑其妻勸龍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文龍與所親信吏計議更皆怨浮雲龍止不應徵

長爲羣后惡法

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

或本無永爲羣后惡法公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

詳略定海內者無私讐易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

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范曄後漢書曰龍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龍臥寐共縛者牀又以龍命呼

其妻入大驚昏夜後解籠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連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龍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詰關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筆殊健

陳琳

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

十二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倭意奢說事煩過其實得九月二

十日書

得文

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

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僮舉大綱

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自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

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

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

不得進

漢書宋買臣曰人守險千人不得上

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

編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古義曰編曲皇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編

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

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今常有

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投

故唐

虞之世蠻夷猾夏

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禹刑夏寇威遠

周宣之盛亦譬大邦

毛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讐

詩

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

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蕩之德豈不

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惡惑之政天兵神討師徒無慕集牧不臨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

惟時有苗不率汝祖征又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

敵哉左氏傳開康曰師克在和不在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

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

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開崇德亂伐

曰一月戊午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未有星流景集

颺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莫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擊由此觀之

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也下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

然若中才守之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黠力而猶無所

救竊又疑焉文帝答曹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陰厲秦縱使宋程妙何者古之用兵

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史記曰：周武王東觀

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開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日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德不處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晉以冀其族行，日虞不勝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季梁猶在

強楚揮謀。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闢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後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彊師以張之。齊景公曰：比日季梁在何處？注曰：季梁隨賢臣也。暨至眾賢奔紂。勅律切三國為墟，明其無道。

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若雲梯，必取宋於晨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半據石門。周地圖記曰：襄谷西有石門，在漢中之西。據八陣之列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日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牡陣，四日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同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驚，走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日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牡陣，四日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同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驚，走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日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牡陣，四日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同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驚，走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日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牡陣，四日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同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驚，走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日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牡陣，四日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同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驚，走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日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牡陣，四日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同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驚，走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日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牡陣，四日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同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驚，走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

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日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牡陣，四日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雁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緇衣，同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驚，走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

肯土崩魚爛哉

漢書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上崩公羊傳曰其言樂也何自也魚爛而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

設令守無巧

拙皆可禁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突墨翟之術何稱

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

蓋聞過高唐見劾王

豹之謳

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故編

遊睢

息惟

漢者學藻績之綵

傳云睢漢之間出文章故其誦

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玉遺風有子勝斐

陳留記曰襄邑漢水出其南雁水經其北

然之志

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子曰墨子曰未必然臣告子為仁猶政以為長假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斐然成章

故頗奮

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邱謂為倩

七情

人

君為東家邱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邱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是何言歟夫駮驥垂耳於欄牧

耳屈原曰驥兩耳服墮車爾雅曰

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欄周禮有牧田

鴻雀戢翼於汚池

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

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

殺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

之中廐置

及其整蕙蘭筋

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

揮勁翮陵厲清淨

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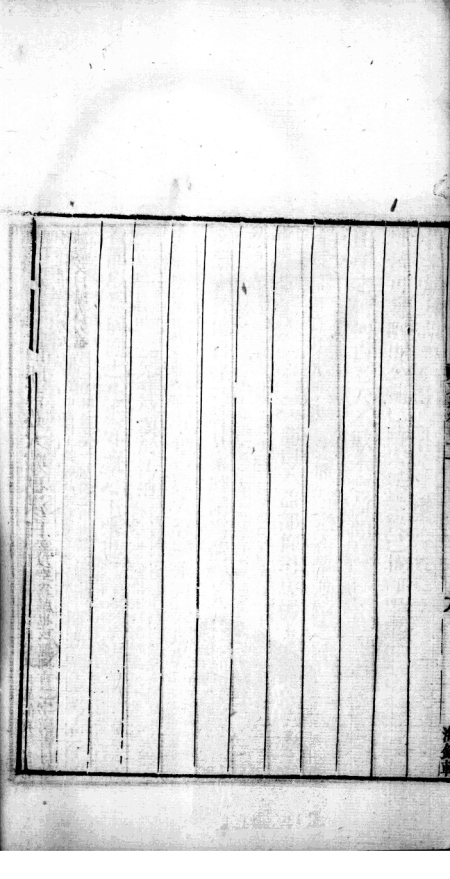
爾雅曰晨風鷩也毛詩曰隰有六駮毛長曰駮如馬

獾牙食

恐猶未信邱言必大噉也洪白

孟康漢書注曰邱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爲戲也或無邱言二字漢書曰趙

季孟侍中昔談笑大噉說文曰噉大笑也



文選卷四十二

書中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策薨周瑜魯肅謀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

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其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羈于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韋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方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時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

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心既忿恨不自安若韓信傷心於失

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稀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稀所而與家臣謀

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克將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

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曰上立盧縮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廉綸燕王盧縮亦擊其東北綸使王黃求救于匈奴綸亦使
其臣張勝于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術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稱而與胡和中寬得
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令匈奴兵擊燕綸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遂報其所以為者綸將
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殺范齊之孫所欲令連兵漢既斬其將降言燕
王館使范齊通謀綸所上使使召綸綸稱病可是上曰綸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敷布為淮
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編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康兵伺旁郡警急責蘇為
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剖授**
其上言國險事使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蘇家發兵反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在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舊誤也抑遏劉魏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

之奏魏志曰劉楨字元穎沛國人太祖任為揚州刺史每請伐吳太祖常遏絕不許後漢書曰朱浮為南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

貸他攻切**故之變**張勝有故于胡盧縮也**匪有陰構賁肥赫之舌固非燕王**

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曾參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

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

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于大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

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戰國策蘇秦為楚台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

雞曰不為牛後今西而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懷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已雞中王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既懼忠至兼懷忿

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

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繫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

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

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恐

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曰楚公子圍

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其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問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

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謂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

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

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

無所復據徒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

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統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于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其衆仁委城走荆土本

非已分我盡與君莫取其餘言荆州之主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莫取其餘地耳非相侵肌膚有

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復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思計此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

于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荆州之上不復還我哉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

而誓朱鮪榮美切君之負累豈如一子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人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致

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潯陽朱鮪守之上谷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辭耳彭還

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毛詩曰彼美

志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定

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以移轉相警備自隨江九江斬春廣陵

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

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讓祖了切

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四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

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所規規于未兆。金廣曰明者見于未是故子胥

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議智伯之爲趙禽。漢書伍成謂淮南王曰昔五子胥

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于晉陽張孟談陰

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

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使易姓爲輔氏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

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饗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

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以

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勞少力乏不能遠舉割

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

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

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徇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黃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爲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至于臨晉

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
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

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東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

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

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

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與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季孟天水人更始

軍遣子恂詣囂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定居天下士馬最强亂獻上歸天水招聚其民自稱西州上將

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計見朱浮

與彭寵書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寶融斥逐張立二賢既

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望益嬖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

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山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曹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還開光武即位心

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河西曰今各據土宇與融蜀合從高可為不國下不失尉佗若能

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

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

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

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也。二所謂小人之仁。大忠之賊。大雅之人

不肯爲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

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

開設二者。審處二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

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

敵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

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

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書伐

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

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仲山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曷

漢朝歌屬河內郡
建安七年始割以
益魏郡令魏典略
在

之而已

與朝歌合吳質書

典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
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爾雅曰
恙憂也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爾雅曰局近也
孟子曰吾聞有

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
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足下所治僻左書

門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

漢書渤海郡
有南皮縣

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
經自以爲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彈碁間設終以大

博

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
不得各去控三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山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子也

高談娛心哀箏

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儀禮曰尊士旅食于
門鄭玄注曰旅衆也

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

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叅從

無聲清風夜起悲筵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
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

繼哀入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

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鵠鳥賦曰化為

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糴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糴

實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

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詩

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不白。

與吳質書。典吳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交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

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仕履左氏傳法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

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

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

按魏志質時為元

賦分

仲容出而共

合書文

上其其又

魏志

先賢行狀稱幹篤行體遺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與箕山之云為合若文章志之三則幹嘗出而仕矣且文帝言其著中論二十餘篇而文章志止言二十篇皆不足據○七子之文獨推中論可謂知幹重

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

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齊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

朝許由于浦澤之中曰請屬天下于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

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

不遂良可痛惜問者歷覽諸子之交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

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

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

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結彼眾賢自善于辭賦也續或為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

氣為主氣之清濁

未及古人建安能者目知明矣

德薄位尊年長才退所以後復歎息也

有體弱謂其體弱也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

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

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于路于中庭有人弔者

而大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

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論語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知今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

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

所更非

東觀漢記光武賜賜書曰吾年已三十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

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

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

而戰女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

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

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

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壯子比海若日年不可攀

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

古八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古詩曰書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頃何以自

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

不白

與鍾大理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

繇問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毛詩曰瓊瓏叩叩如珪如璋晉之垂棘

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

二者天下之名器也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

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有稱焉昔流聲將

來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稱美玉白如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

粟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

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逸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

應粟與漆協韻非

王逸玉部論云云

山海經郭氏傳引

此謂之王子靈符

粟也

王逸玉部論曰或問玉

漢書卷之...

宋書卷之...

魏志卷之...

無此四字

初宏魏志荀爽傳

陸中作則

此也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君若飢渴待賢近曰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并會

曰并拊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合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

宏字仲反為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錄書也鄴騎既到寶

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錄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錄書也鄴窮匣開爛然

滿目延篤表李文德書曰吾誦伏儀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二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詆史記

曰趙惠王偶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秦璧西

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秦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

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

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白辭報書見魏志注中亦佳

與楊德祖書

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數與修書論諸才入優劣

曹子建

言少小者其謂自
少篤好甚言故吾
非今吾也是以篤
乘又引子雲不爲

不聞者不可加以
妄舉不逮者亦不
長此妄毀樂相知
之議彈異流俗之
賢尚此作者自信
者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

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

璋鷹揚于河朔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北魏州爲重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雲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獨步此土之次也毛詩曰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

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爲海隅青州齊也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

和故曰北魏修人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于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

而得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五王謂據

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

一舉千里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翻耳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

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爲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

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

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

干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

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

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古

切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也若人謂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

美談也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

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

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千慮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

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千段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

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雁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擊虞文章志曰季緒劉表子官而好詆

切丁禮訶呼歌文章倚切撫切之石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此紫五霸鞠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

按史稱表有二子琦琮琮降操封列侯即季緒耶○非

意與略作麗言我自得潤飾之益後世讀者孰知我文乃賴改定耶今人參因相字誤會失本意矣改定猶言改正定亦改也真松定五字義同如今人解則與卿何所疑難句意不相貫屬

三王此紫五霸鞠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

辯者曰田巴詳於祖邱而議於稷下
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
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
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
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伸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

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切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泉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若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咸池六莖之發衆人

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虞書曰顯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今

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

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因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匹夫之思未

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

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爲也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爲郎然郎皆執戟而持也東方朔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楊子法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勗力上國

流惠下民國語曰勗力一心四子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疆吳越

春秋樂師謂越王曰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

君王德可刻金石

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辯時俗之得失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能

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此

要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張平子書曰其惠子之知我也

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明早相迎者不盡懷植白氣焰殊非阿兄敢望

與吳季重書此略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頌曰侍帝王之密坐雖讌飲彌

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彌終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

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

意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

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邑而相泣傍若無人過屠門而大嚼疾躍切

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處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秦

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

箏。尚書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器之為物

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天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

曰。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

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后帝不滅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困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

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端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合羲和弭節兮折若木

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天折取若木以掃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易谷次於濛汜天

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晔若

春榮。瀏若清風。答賈戲曰瀏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

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可合意許記事小吏

颯而誦之。周禮曰誦誦言語鄭玄曰皆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

亦病諸

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

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

矣

言驥及和氏以希爲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卽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

名曰和氏之璧

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

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

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且改轍而行非良

樂之御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上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

易民而

治非楚鄭之政

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

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

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爲君子而不知樂者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不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

今本以墨翟不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

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

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况介邱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

旬時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王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倚頓

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墮于財聞倚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

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三特於是乃適河大畜誠

牛羊子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

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戰國策魯述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立闕排金門升

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立武閣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

穎之才史記曰秦之開邯鄲使平原君求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

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

之禮而無馮諼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三窟之效

誰曾會計能為文收債子薛者乎馮諼曰能于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單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者嗚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齊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于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于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始及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

侯生可述之美

史記曰魏公子孟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

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

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

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左氏傳歲尹克黃曰君大也

思投印釋轍朝夕侍坐鑽

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

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

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

享

毛詩曰既載清嘏又曰嘉肴脾腍

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

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于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

見今嫫母幼府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

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無聞下不應遂及
駿馬此處疑有脫

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

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頃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舞賦曰耀華屋而燎洞房周禮曰鼗鼓靈鼗也

耳嘈嘈於無聞情

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攝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宿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磐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曰雉重譯而至

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

首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

美談

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龍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鵠之責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陽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

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

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

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面慙曰赧

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

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

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

衡鞅口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惻隱之恩形乎文墨 墨子迴車而質四

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勝于自然

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

曰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墨不同固已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

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五百人也步武之間不足以明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若不

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

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

援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曹弼之山公表注曰滿龍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

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己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齊裝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開步往從此兩

入遊甚歡季氏傳荷息曰今號為不道保于逆旅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歡欣

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聘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

於范武

說苑曰必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鎖餌迎而吸之者楊鱗也其為魚味薄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博而厚

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于賤曰陽晝所謂陽鱗者也乃請者老尊賢與之共化列

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靈為綸芒針為鈎荆棘為竿剌為餌而引盆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

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苦縣嶷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

汝狗猛口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合孺子懷錢攜壺囊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

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

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 故使鮮魚出於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分漢書

滕節鄭立曰今牙曠高嶷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習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

謂之嶷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

尚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

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值其方飲刺史

候遵落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合刺史從後開門去 徒恨宴

樂如酬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其持酒肉勢王式江翁

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

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母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追惟耿介迄

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于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寐

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卽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高樹翳

朝雲。文禽蔽綠水。沙陽夷敞。清風蕭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

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于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游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

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

因白不悉。璩白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璉

璩白。是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閣有匪存之思。風

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闔閭。有女如雲。又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闔音都。王肅以病德顯

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滅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耶東觀漢

記梁商上書。狼復起。趙宿德。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

復斂翼於故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

此處禮記子夏曰吾
新羣索居亦已久矣
汲黯樂在邸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

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大夫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取義未詳德

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學非揚雄

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稱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有從雜遊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

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孟公嘗酒每大飲宿客滿堂遊遇寡婦空阿君又曰陳遵字孟公嘗酒每大飲宿客滿堂遊遇寡婦空阿君

置酒歌謔遊起
舞跳樂樂之
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

蘇不爨清談而已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有似周黨之過平閨

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閨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合菽飲水無菜茹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

則魚逝其勢然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

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瑒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

木焦卷處涼室而有鬱蒸之剩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

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土龍矯

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食其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

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

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

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子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露禮求雨昔

夏禹之解陽盱般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治水以身解于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

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

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

賢聖殊品優劣異姿鬣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

乃身禱于桑林于是翦其髮腳其手自以為儀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大至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

傳

人伐邢于是衛大旱前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

以爲不然也

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想雅思所未及

謹書起子

論語子曰起子者商也

應

與從弟君苗君曾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張一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如淳

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欲之耳

風伯歸途雨師灑道

韓子師曠曰黃帝祭鬼神于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

爲雨師

接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酌爾又曰爲此春酒

武茅茨涼過大夏

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于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

扶

寸肴修味踰方丈

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爲扶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編視口不能編味

逍

塘之上吟詠苑

音柳

之下

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

以馨日

楚辭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長詩傳曰崇无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

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

之魚蒲且

子餘切

噴善便嬛

一緣切

稱妙何其樂哉

列子詹何以臣間鰲且子之毛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運雙鶴子

青子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釣鉞芳餌加以危何便嬾之妙猶不能與鬥
吾爭得也高誘曰便嬾白翁時人也七發曰蝓蠖危何之倫然便嬾卽蝓蠖也 雖仲尼忘

味於虞韶楚人流遜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目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京臺已見

應休璉與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罾則
滿公談皆萬物不如其志棲遲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 來還

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蒿塵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
之宅近市欲隘器塵不可居思樂汶

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
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昔伊尹輟耕邳惲投竿

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東
觀漢記曰邳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

陽山中惲卽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甯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
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老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
害生告別而去惲客于江夏郡舉孝廉爲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緝於丹水知

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
高都縣有筓谷丹水所出筓音管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

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
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

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
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前

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

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

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徒

有仇寒駿奔之勞。尚書曰駿奔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

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

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七十餘人功而圖富貴之榮望

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

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蹶愈沈又曰越人學幸賴先君之

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反馳於負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

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孝經曰立身行

或遊言以憎邑邑。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

田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

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愼夏自愛璩白

朱院

按陳與郊云唐人謂君苗無姓豈夫史傳是書最季繁然譚者死謂人不可不業文選爾

終